

草
廬
經
略
二



草

花

圖

二

二



草廬經略

(二)

撰人未詳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草廬經略卷五

用衆

從古用百萬之師。戰必勝而攻必取者。良將也。第衆不難於聚而難於用。有衆而不善用之。則敗。用衆之道。宜易地。宜整治。宜持重。宜分拆。故李靖曰。分不分爲糜軍。夫以十倍於敵而致敗者。皆緣合而不知分也。嘗稽古人大衆之陣。有橫亘數里。或十數里。或數十里者。人衆則易亂。擊前則後不知。擊左則右不知。萬一不利。輒相貽誤。容易潰散。況將帥不專。分數不明者乎。則甲兵糧餉。適足爲敵資也。假令敵一而我十。則以二爲正兵。而以八爲奇兵。或獵其左右。或衝其正中。或擊其後陣。或斷其援兵。或伏其奔路。或襲其營寨。而抄其輜重糧餉。其餘屯據老營。以爲家計。設伏陣後。以備不虞。而正兵以強弩勁弓火器堅陣以待。不必責以輕進。第使敵雖銳無能衝入。俟我奇兵四合。敵必奔逃。然後正兵拔陣而追。務期殄滅。蓋始以正兵綴之。而終以奇兵勝之也。且甲士雖衆。更宜權歸一人。號令進止。不撓二三。庶諸將協力。無敢觀望而不前者。大將統偏裨。偏裨統部曲。部曲統卒伍。分數井井。如此。卽百萬之衆。亦何難用哉。

李牧擊匈奴。選車得千三百乘。選騎得萬三千匹。百金之士五萬人。入穀者十萬人。多爲奇陣。張左右翼。誘而擊之。大破匈奴。

魏主冉閔圍襄國。姚襄、石琨及燕悅綰。皆引兵救之。其勢甚衆。閔勇甚而兵精。欲自出擊之。將軍王秦

諫曰。今襄未下。外救雲集。若我出戰。必腹背受敵。此敗道也。不若固壘以挫其銳。徐伺隙以擊之。閔不從。出與襄戰。悅綰以燕兵至。去魏數里。疏布騎卒。曳柴揚塵。魏人望之。恟懼。襄綰琨三面擊之。魏兵大敗。閔十餘騎走還鄴。

李牧、悅綰等。其衆雖多。而能爲奇陣以分擊者也。如劉曜之敗於洛陽。苻堅之敗於淝水。楊元感之敗於潼關。皆因其衆結一大陣。不知分而爲奇也。

唐以郭子儀、李光弼及諸道節度使六十餘萬人討安慶緒。上以子儀、光弼皆元帥。難相統攝。故不置元帥。止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。以監之。王師衆而無統。進退皆顧望。史思明乘之。遂大潰。此用衆而權不歸一者也。

夫提數十萬之卒。與強敵爭衡。固以分而不以聚。然合者其屯駐之常。而分者其破敵之暫也。屯駐分別。號令難通。聲勢不接。敵聚而攻。一營受敵。急應不能。一營既破。衆營搖動。即使分屯要害。扼其吭而擊其肘。睨其旁而尾其後。要宜周悉聯絡。糧道通而脣齒固。靜可守而動可攻。以正堅守。以奇出戰。毋爲僥倖之計可也。

用寡

兵在精不在多。我之師誠銳矣。寡亦何常不可勝敵哉。顧其將之智勇何如耳。用寡者。宜險隘。宜昏夜。宜短兵。宜致死。宜進退迅速。宜煩數變化。宜置陣堅固。宜撤備而不爲自保之計。險阻則敵有所備不得施。

夜戰。則敵不測我之多寡。短兵。則深入敵陣而薄敵。致死。則敵百不能當我之一。疾速。則敵捍禦不知我。向陣固。則敵無由乘我之隙。撤備。則士無倖生之心。於是而衝其中軍。出其後陣。往復擊搏。橫蹂其衆。力戰不已。使敵人前後不能相及。左右不能相救。上下不能相保。則其陣必亂。其衆必敗。雖大敵不難破矣。宋華氏作亂。華登、吳師已入。齊烏枝謂宋君曰。彼衆我寡。用少莫如齊致死。致死莫如去備而用短兵。請皆用劍。遂破華登。

陳慶之攻魏。滎陽未拔。魏將元天穆等至。梁之士卒皆恐。慶之解鞍秣馬。諭將士曰。彼等殺人父子。掠人子女。多矣。天穆之罪。皆仇讐也。然我衆纔七千。虜三十餘萬。今日惟有必死。乃可得生。當其未盡至時。急取其城而據之耳。乃鼓而入其城。俄而天穆引兵圍城。慶之力戰破之。此皆致死以取勝者也。葛榮引兵圍鄴。衆號百萬。爾朱榮帥精兵七千。倍道兼行。東出滏口。以侯景爲前驅。葛榮曰。此易與耳。自鄴以北。列陣數十里。箕張而進。爾朱榮潛居山谷。爲奇兵。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。處有數百騎。揚塵鼓譟。使敵不測多少。又以人馬逼逐。刀不如棒。勅軍士各置短棒一枚於馬側。至戰。慮廢騰逐。不聽斬級。以棒棒之而已。分布壯勇。所向衝突。號令嚴明。戰士同奮。榮身自陷陣。出於賊後。表裏合擊。大破之。擒葛榮。餘衆悉降。縱其所之。羣情大喜。數十萬衆一朝盡散。待出百里之外。乃使分道押領。隨便安置。夫爾朱榮之慮廢騰逐。進退疾速也。潛兵分衆。煩數變化也。身自陷陣。致死於敵也。深得用寡之道。廣西荔浦賊八千餘。渡江而東寇。沈希儀以五百人待於江岸。駐白面寨。去蛟龍、滑石兩灘各數里。諜

者告賊飽而歸。將及江。儀曰。滑石灘狹。牽線而濟。雖衆可薄也。蛟龍灘闊。成列而濟。衆難圖矣。吾將奪其闊而致之狹。令製旗。軍中無尺布。伐岸竹。揭竿而編篋以爲繆。頃刻成數百旗。樹之蛟龍灘。使羸卒數十守之。燃柴烟以疑賊。賊至。果避蛟龍。趨滑石。儀分兵伏兩岸。而潛以勁卒乘艦。伏葭葦之中。賊濟且半。水陸夾攻。賊後行擠擁墜淵。其前行悉俘之。是用寡宜險阻也。

用寡而勝。雖緣將勇兵精。亦須審敵虛實。或偵其無備。或乘其饑疲。或敵衆雖集。而衆志未協。法令未齊。士情疑沮。妖祥數起。地利又失。天時未得。吾兵縱少。第使齊勇致一。必也前無勁敵。古以寡而克衆者。無如白起。岳武穆。誠得此道也。

正兵

正兵之說。亦紛然矣。有以聚爲正。分爲奇。有以前向爲正。後卻爲奇。有以先出合戰爲正。後出爲奇。有以受之於君爲正。將所自出爲奇。而曹公新書。則以旁擊爲奇。是向正中者爲正矣。又云。已二而敵一。則以一術爲奇。一術爲正。已五而敵一。則以二術爲正。三術爲奇。茲數說者。皆是也。孫子曰。奇正相生。如循環之無端。旨哉其言乎。而李靖又以正而無奇。則守將也。奇而無正。則鬪將也。又曰。敵實則我必以正。敵虛則我必以奇。是又判然各出。而非相生之謂也。大抵善用兵之將。無不是正。無不是奇。諸家之說。奇正之常也。孫子之言。奇正之變也。非道其常。不足以辨奇正。非極其變。不足以盡奇正之妙也。兵正者。其陣堂堂。其隊整整。退如山移。進如不可當。前卻有節。左右應麾。可以更休而迭戰。可以致遠而無弊。敵人卒來。

撼之而不動。敵人暗襲。當之而不亂。由此而變化不測。倏忽無常。是以正生奇也。紛紛紜紜。亂而不可亂。混沌沌。形圓而不可敗。是以奇歸於正也。奇正之用。其無窮矣。

唐太宗命李靖伐高麗。靖請兵三萬。曰。兵少地遙。何術臨之。靖曰。以正兵。太宗曰。平突厥用奇正。今言正兵何也。靖曰。諸葛亮七擒孟獲。無他道也。正兵而已矣。太宗曰。晉馬隆討涼州。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。地廣則用鹿角連營。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。且戰且前。信乎正兵。古人所重也。靖曰。臣討突厥。西行數千里。若非正兵。安能致遠。偏箱。鹿角之大要。一則治力。一則前拒。一則東部伍。三者迭相爲用。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。觀靖所言。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說。而可得正兵之義矣。正兵入人之境。部陣整齊。不煩擾輕動。是治力矣。且戰且前。是東部伍矣。力足部整。徐徐而進。未有不勝者。真致遠之道也。

奇兵

兵。險謀也。其所擊之處。或緩或速。或分或合。或怯或進。或左或右。或前或後。或隱或顯。或圍或解。或動九天。或藏九淵。因應投機。變故萬端。大都愚弄敵人。伺隙而發。攻其無備。出其不意也。兵無奇不勝。故將非奇不戰。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也。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者。是其將不知用奇。止爭勝負於一戰之間。卽勝也。倖而勝耳。善用兵者。臨陣出奇。因敵制勝。敵無常。形勢自然之理也。

吐蕃寇渭源。王陵率兵禦之。吐蕃十萬屯大來谷。陵選勇士七百。衣胡服。夜襲之。多置鼓角於其後。前軍遇敵大呼。後人鼓角應之。虜以爲大軍至。驚懼。自相殺傷。死者萬計。此以隱擊之也。

晉伐吳。杜預遣周旨等率兵八百。汎舟夜渡。以襲樂鄉。多張旂幟。起火巴山。出於要害之地。以奪賊心。吳都督孫歆震恐。與武延書曰。北來諸軍。乃飛渡江也。旨等伏兵隨軍而入。歆不覺。直至帳下。虜歆而還。此合隱顯而並用也。

种師道知渭州。督諸道兵城佛口。敵至。堅壘葫蘆河。師道陣兵於河澚。若將決戰者。陰遣偏將曲完。徑出橫嶺。揚言兵至。敵方駭顧。楊世可潛軍衝其後。姚平仲以精兵襲擊。敵大潰。斬首五千級。卒城而還。此合前後隱顯而俱用也。

沐英攻大理時。理倚點蒼山。臨洱河。以爲固。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。龍尾上下二關險要。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。聚衆五萬扼下關。英自將攻之。牢不可破。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。爲犄角勢。別遣胡海將一軍。夜從間道渡河。繞河出點蒼山後。攀木緣岸而上。立我麾旂。遲明我軍踴躍譁呼。斬關而入。海帥上山軍下攻之。賊腹背受敵。遂潰。此隱顯分合前後之俱用也。

靖難時。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。成祖遣劉江率衆救之。謂江曰。爾至永平。賊必遁還山海。第揚言還師北平。旣出。則以卷旂囊甲。乘夜復入。敵聞爾還。必復來侵。速出擊之。必捷。江如其諭。遂敗遼兵。此以退爲進也。

車兵

戰陣之以車也。最盛於春秋戰國時。乃今世謂建車之議者。謂之鷓鴣車。言行不得也。夫豈古今之異宜。

時勢之格也哉。良由古之人皆用之。今人罕用耳。從來明智能創制物始。況古法昭然。可遂廢置而不講乎。勝地死地之說。詳見六韜。固應熟曉。而所以陷堅陣強敵。遮奔北。制衝突者。誠莫如車。行則以爲陣。居則以爲營。糗糧器械俱恃以載。而士享其逸。車之利誠溥矣。登車而戰。有進有退。強弩神鎗。機銃砲石。更發送注。威及數百步外。敵逼則以長槩巨斧臨之。且戰且進。敵騎雖勁。車上勢高。我俯而擊。彼仰而禦。泰山壓卵。敵騎敢當者誰。其布陣也。欲密以固。其時行也。宜陽而燥。推之以人。則操縱自如。非若駕牛駕馬者。急切不能取調於物。造之欲堅。斯可致遠。蔽之牛革鐵裙。則刀箭不能及其身。捍鹵騎。卻蹂躪。計無踰此。如以古法不可行於今。則韋叡、魏勝何以皆用之而制勝。但宜雜步騎。相機取勝。而以車爲家計。籍以自守。敵雖強。吾步騎有所恃而不恐。斯可以無敗矣。且令火器弩砲俱有所憑。而不慮敵之衝突。以致用盡不能再裝。欲發有所不及。然必地平如砥。乃可用之。而戰車輜重車。又自有別。戰車固以人駕之。輜重車則駕以牛馬。遇賊戰酣。我欲少息。連車環外人憩其中。周布森列。乘隙而出。此有足之城。不餉之馬也。運用之法。既審地勢。又防火攻。更慮設險。以誘陷我敵。或拒遏。亦須預備解脫之計。詳審詭伏之奸。不容輕忽也。

衛青擊胡。出塞千里。單于逐北。遠其輜重。以精兵待幕下。青見單于兵陣而待。於是以武剛車自環爲營。而縱五千騎擊之。青老成之將。因單于有備。故先立家計以防衝突。然後從容出擊之。韋叡邵陽之戰。魏驍將楊大眼以萬餘騎來戰。叡結車爲陣。大眼不能入。車上萬弩俱發。洞甲穿中而

走。是以車制突也。

魏勝守海州。常自創如意車數百輛。砲車數十輛。車上爲獸面大旂牌。木槍數十。垂氈幕輓牌。每車用二人推轂。可蔽五十人。行則載輜重器械衣甲。止則爲營。卦搭如城壘。人馬不能進。遇敵又可以禦箭。列陣則如意車在外。以旂蔽幃。弓車當陣門。其上置牀子弩。矢大如鑿。一矢能射數人。發三矢可射百步。砲車在陣中施矢石。砲亦可發二百步。兩陣相近。則陣間發弩箭砲石。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。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。得捷則拔陣追襲。稍怯則入陣憩息。士卒不疲。進退俱利。伺便出擊。慮有拒遏。預爲解脫計。夜習不使人見。以其製上於朝。詔諸軍遵其式造焉。靖康間。統制官張行中所創戰車。兩竿雙轂。上載弓弩。又設皮籬以捍矢石。下設鐵裙以衛人足。長兵禦人。短兵禦馬。傍設鐵索。行布以陣。止聯爲營。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。四車百人。以五之一爲輜重。乃衛兵伴當八十乘。卽布方陣。四面各二十乘。而輜重居其中。此與魏勝制同。皆出近代。而非古制之不可施於今也。至於防火攻。則古有車上貯水者。防陷則預先令人察地形。或以重物試之。開掘塹置物以拒。遇物則令人去之。防塹則軍中預設木板。以安人足。遇之則布板渡輪而過。蓋臨陣掘塹。必不甚廣。故板可渡也。

憲宗時。本兵余子俊上疏曰。自古命將出師。誅暴禁亂。見可而進。知難而退。進退之間。非車不可。臣奉命以來。熟察大同地面。山川平曠。宣府地方。一半相等。門庭寇至。車戰爲宜。爲今之計。大率以萬人爲一軍。戰車五百餘輛。一車用步軍十人駕拽。行則從以爲陣。止則橫以爲營。車之空虛。用鹿角檣木補。

塞。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。乾糧不煩自齎。虜合衆對壘。彼用弓矢。止有百步技能。我用神鎗火炮。動有三四百步威勢。如相持過久。彼將分散搶掠。我則出兵。或首遏其驕橫。或尾擊其情歸。前項車營。取便策應。運有足之。城不餉之。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良法也。從之。造戰車數十輛。爲練武圖。以教士卒焉。

騎兵

兵之不能敵騎也。明矣。爲將多用騎以出奇。取其神速也。騎之用。可以衝突。可以掩襲。可以追逐。可以攻堅。可以侵掠。布陣淺草。介而馳之。別徑奇道。趨而出之。迅速倏忽。須臾數里。戰酣之際。鐵騎蹂躪。入其中軍。襲其左右。薄其前後。索擾橫突。出而復入。敵雖強。行陣必亂。險阻傾側。宜避而遠。平原曠野。宜利而就。調其水草。習其馳逐。與敵相對。尤宜視機而動。慎勿輕用。以致煩勞。至于十勝九敗之論。武成王已言之。爲將者不可不知也。

慕容恪追及冉閔於魏昌之廉臺。閔所將多步兵。將趨林中。恪參軍高開曰。吾騎兵利平地。若閔得入林。不可復制。宜亟遣輕騎邀之。旣合而佯走。誘至平地。然後可擊也。恪從之。閔兵還就平地。遂敗。周德威救趙。遇梁兵於柏鄉。莊宗欲戰。德威曰。不然。趙人能城守。而不能野戰。吾之取勝。利在騎兵。平川曠野。騎兵之所長也。今吾軍於河上。迫賊營門。非吾用長之地也。莊宗乃退兵鄆邑。平廣之地。德威誘梁兵來戰。遂勝之。

李成禦岳武穆。左列騎於江岸。右置步於平曠。飛曰。騎兵利平坦。步兵利險阻。今成左列騎於江岸。右置步於平曠。雖衆十萬。何能爲。乃以長槍步兵擊其騎。以步兵騎兵擊其步。戰馬皆應槍而斃。擁墜江岸。此騎兵利易地之證也。

唐蘇定方討都曼。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。晝夜馳三百里。至其所。都曼計窮遂降。此騎兵迅速之驗也。馬燧在河東。騎士單弱。乃悉召牧馬廝役。得數千人。教之數月。皆爲精騎。此因其所長而教之也。故其教易成。與教捍卒爲水兵同。騎兵固利平地。而破騎之法。或以長鎗先斃其馬。或以牌遮馬上兵刃。而以刃斫馬足。其馬旣蹶。則馬上之卒爲無用矣。此法尤利險阻之地。或列鐵蒺藜。與三刃一腳之鐵釘於地。俾敵騎踐之。其破鐵騎。宋人多用長柄巨斧。上樁人胸。下斫馬足。蓋鐵甲騎兵。兵刃難傷。故利用巨斧。中之未有不骨折者。鐵蒺藜與三刃鐵釘。晝則置之草中。黑地隘狹亦可。蓋夜戰敵不見隘。則敵不散。能於此地誘之使來。或以神鎗火砲。強弩勁弓。逼而逐之。伏銳卒於旁。乘其顛而擊之。蒺藜形圖在紀效新書。而三刃一腳之鐵釘。其三刃曲而上虛。其中以安斧首。腳直而下。以斧擊之。俾入地焉。刃長寸餘。腳長三寸餘。入地中。牢不可拔。此器可以陷人。亦可以布營外。爲固守計。郭登大同患騎之難制也。造攪地龍。飛天網。發其機。自相衝擊。頃刻數十里皆陷。亦破騎良策。

步兵

大將統軍。車騎恆少。步卒恆多。勿謂步卒八人。僅可當一騎。八十八可當一車。顧用之者何如耳。戰於易

地。劍戟刀矛。長短之間。用以相雜。所謂長以衛短。短以救長也。戰於險地。則刀盾居前。與敵相逼。去就相薄。以殺爲務。所謂用短兵。莫如齊致死也。遊弩往來。相機而發。陣勢密布。堅不可入。隊伍森列。尺寸不爽。交鋒之際。火器弓弩引滿而待。遇敵相近。火器先發。弓弩次之。戰士分坐作進退。坐者休息。作者待戰。進者接刃。退者倦休。循環不已。氣閑心一。兵力不疲。此卽司馬法所謂以坐固也。吳璘疊陣法。亦與此同。亦有分爲兩隊者。前者接戰。後者待戰。接戰者致死向敵。待戰者整隊以俟。番休代換。俱聽金鼓。庶士氣常新。恆有餘勇。以制敵之敵。威繼光常勝。亦此法也。騎兵或具。則以步兵爲陣心。騎兵爲羽翼。伺隙而馳。我步彼騎。避易擊險。先據高阜。攢鋒外向。則敵衝突莫施。有勝無敗。此步訣也。

段頴征羌。遇先零諸種於逢義山。虜兵盛。頴衆恐甚。頴乃令步卒萬人。張鏃利刃長矛。三軍挾以強弩。列輕騎爲右左翼。激怒步兵將曰。今去家數千里。進則事成。走則必死。努力共功名。因大呼。衆皆應聲騰赴。頴馳騎於旁。突而擊之。虜大潰。

蘇定方征賀魯。至曳咥河。虜率十姓十萬拒戰。輕定方兵。少舒左右翼包之。定方令卒據高。攢稍外向。親引勁騎陣原北。賊三突步陣不能入。定方因其亂擊之。斬首數萬級。

李嗣業謂郭子儀曰。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。則軍無餘類。乃力戰而陣復整。仍以步卒二千人。執阪刀。長柯斧。如堵而進。所向無敵。

王德柘皋破兀朮。亦是此法。夫堅甲利刃。長短相雜。涉阻越險。去就相薄。固步戰事。而練之之術。則有

成法焉。其練足也。囊米或沙束之於足。精久而去。則輕捷矣。練手則以重甲。臨敵則以輕而易重。使可赴赴而騰躍。從古已然。宜倣而用之。

進兵

兵之進也。非可貿貿然也。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險。積聚之有無。甲兵之衆寡。人心之向背。城池之堅頽。守將之賢愚。備禦之嚴懈。政令之治亂。情曲之微曖。或以聲東而擊西。或暫止而疾趨。或佯卻而忽進。或潛兵掩襲。或批亢擣虛。或明白奮擊。而以力戰破敵之堅。或振揚威武。而以先聲寒敵之膽。或取其積聚。俾三軍足食而不饑。或據其名城。俾形勝有憑而可恃。能奪敵之所恃。則敵屈矣。能出敵之不意。則敵潰矣。總以所長攻所短。不以所短攻所長。勿舍易而圖難。恆避難以圖易。所以疾如風雨。勢若泰山。矢戈所指。到處肅清矣。

燕王慕容垂。以二月部分諸將。出壺關。滏口。河庭。以擊西燕王慕容永。永分道拒守。聚糧臺壁。遣兵戍之。旣而垂頓兵鄴西。兩月餘不進。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。乃斂軍儲杜太行口。惟留臺壁一軍。四月。垂引大軍出滏口。入天井關。五月。至臺壁。破之。永太行兵還。自將拒之。垂陣於臺壁南。遣千騎伏澗下。及戰。僞退。永追之澗下。伏兵斷其後。諸軍四面俱起。大破之。此則暫止而疾趨。後則佯怯而忽進也。宋沈文秀降魏。攻青州。刺史明僧暲走之。衆心恟懼。卻保郁州。劉懷珍曰。文秀欲以青州歸鹵。計齊之士民肯甘心耶。今揚兵直前。宣布威德。誠可飛書而下。奈何守此不進。自爲阻撓乎。遂進。文秀不降。衆

謂宜堅壁伺隙。懷珍曰。今衆少糧竭。縣軍深入。正當以精兵速進。掩其不備耳。乃遣百騎襲其城。拔之。文秀降。此批亢擣虛也。時申纂守無鹽。魏遣將軍白曜等赴青州。白曜至無鹽。欲攻之。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。不宜遽進。司馬酈範曰。輕軍深入。豈宜淹緩。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。不暇攻圍。將不爲備。今出其不意。可以一鼓而克。白曜從之。引兵僞退。夜進攻之。拔無鹽。殺申纂。此亦陽退而忽進也。

慕容皝伐高句麗。有二道。北平闊。南險狹。衆欲從北道。慕容翰曰。鹵必重北而輕南。王宜率兵從南道攻其不意。九郡不足取也。且偏師出西北。縱有蹉跌。其腹心已潰。四肢無能爲也。皝從之。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備北道。自率羸兵備南道。皝破之。入其都。此出敵之不意。又奪敵之所恃也。

周梁州獠中有二路。平險各一。有獠數人來見。請爲鄉導。趙文表曰。此路寬中必須鄉導。但慰子弟使來降也。旣遣之。乃謂諸將曰。獠師謂我從寬路而進。必設伏以邀我。當出其不意。從險路入。乘高而望。果伏兵。獠旣失計。率衆而降。文表皆撫慰之。此聲東擊西也。

馬援伐五溪蠻。有二道。一壺頭。道險而近。一充縣。道途平而運糧遠。耿舒欲從寬道。而援以爲費糧。不如從壺頭。搃其咽喉。賊乘高守隘。援不得進。天暑疫作。竟以疾卒。此不知道路之夷險也。

退兵

兩敵相持。貴進忌退。退則士心必懈。銳氣阻喪。敵乘而蹙之。敗道也。然亦勢有不得不退者。則又安可不善其術也。歸路在前。防閑在後。設伏防追。誠是矣。然或敵旣敗于我。而再追。則吾之伏。不可不以爲常。或